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丁文江編

豐文叢刻 甲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殷
文
書
刻
甲編

丁文江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編印
國文叢刊第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拾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纂者 丁 文 江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
所印
必有
究

爨文叢刻自序

爨文叢刻共十一種；除去“夷人做道場用經”是譚錫畴先生從四川西部帶回來的以外，都是我自己從雲南貴州所搜集的獮獮文。“獮獮”是雲南的俗語，含有輕視的意思。他們自稱為“舛素”。是雲南最重要的土人中之一種。分佈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四川雲南交界的大涼山是他們最後的根據地。在山裏面漢化的程度很淺。從大涼山向外邊走，北到大渡河，南到北緯二十四度，西到西康，東到烏江，都有他們的村落。但是距大涼山越遠，漢化的程度越深，種族越不純粹。他們說漢話的時候自稱為夷家。這當然也不能用爲人種的名稱。雲南通志普通稱他們爲蠻；所列的蠻蠻語言七百七十餘字都純粹是獮獮語。按史記漢書西南夷傳都詳于地理而略于人種，惟華陽國志南中志講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蠻，孟，量，毛，李爲部曲”。又說“亮受其俊傑建寧(今昆明縣)蠻習，朱提，孟炎及獲爲官”。這是蠻人見於史書的第一次。仔細看起來，蠻原來是當日這種人中大姓之一。現在所保存的大小蠻碑，蠻龍顏碑在陸涼；蠻寶子碑在曲靖；都是在獮獮的區域以內。前者作于劉宋大明二年；後者作于晉安帝義熙元年(碑稱大享四年)。兩碑字都寫得很好。蠻寶子碑不知道是誰寫的。蠻龍顏碑的書者是蠻道慶。我們可以想見諸葛亮平南之後，獮獮的大姓，如蠻習的子孫，漢化程度之深。從甚麼時候起蠻由姓氏而變爲人種的名詞，現在不能知道。但是樊綽的蠻書的名類篇已經說，西蠻爲白蠻，東蠻爲烏蠻。“在石城，昆川，曲阪，晉寧，哈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蠻。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陟頭謂之東蠻”。途程篇說，“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蠻烏蠻也”。獮獮當即鹿鹿的轉音(亦即武定之所謂羅婺)。所以稱獮獮爲蠻，從唐朝起已是如此。我現在稱本書爲爨文叢刻，大概沒有錯誤。

西南人種本來極其複雜，一班人對於他們的認識又極其幼稚。所以往往誤用獮獮或是苗的名詞來混指其他的種族。民國九年我在協和醫學校講演，曾把所有雲南的人種做一個

有系統的分類。現在略引于下，以備讀者參攷。

講雲南人種最詳細的莫過於雲南通志。牠徵引他書所得的人種多至一百二十七種。其實其中同種而異名的不計其數。譬如聶素就是猓猓，擺夷就是樊人，也就是白夷，土人就是土獠，葛猓猓就是個猓猓，魯吾就是羅葵，摩察就是麥岔，也是維亞爾 Vial 神父所謂葛尼 (Gni)，阿者就是阿蝠，也就是阿車，特鷄就是魯機，扯蘇就是車蘇，羅黑就是喇烏，也就是三撮毛，喇猓就是喇鷄，阿繫就是阿晒，卡喇就是戛喇，結些就是羯些。其餘如所謂飛頭獠，地羊鬼等又全是迷信，與人種無關，若是把種類相同的歸併起來，雲南共有土人十五種：

1. 擺夷(樊夷或是白夷) 包括水擺夷(呂人)，花擺夷，儂人(龍人)，沙人，黑沙人，白沙人，土獠(土人或是土老)，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孟烏，刺毛，貴州的狛家和廣西的獞人。

2. 民家(那馬) 大概是大理國的貴族與漢人的混種。

3. 猓猓(羅羅，嚶蠻，聶素) 包括黑猓猓(黑乾夷，烏夷，烏蠻)，白羅羅(二夷子，海猓猓，海夷，密父)，妙猓猓，乾猓猓，阿者猓猓(阿車或是阿羯)。魯吾(羅葵)，撒完，葛猓猓(個猓猓)，大猓猓，小猓猓，摩察(麥岔)，特鷄(魯機)，白特鷄，黑特鷄，扯蘇(車蘇)，披夷，披沙夷，蒙化夷，東川夷，阿成。

4. 窩泥 包括白窩泥，黑窩泥，普特，卡高(卡隋或是阿度)，騾人(標人)，苦蔥，撲喇(普喇)，白撲喇，馬喇，沙卡(阿戛)，山蘇，糯比，黑舖(黑濮)。

5. 猓猓

6. 羅黑(喇烏，喇五，喇魯，三撮毛) 包括大羅黑，小羅黑，普剌。

7. 緬人 包括阿昌(戛昌)，喇猓(喇鷄)，白臘鷄，阿繫(阿晒)。

8. 野人(野蠻即緬人之所謂(Kachin)。

9. 苗人 包括青苗，黑苗，花苗等。

10. 傣人

11. 清人 包括蒲蠻，卡瓦，卡喇(戛喇，哈喇)，利米，小利米，結些(羯些或是遮些)。

12. 安南人

13. 藏人 包括古宗與野古宗。

14. 西番 包括西番，野西番，麼些(那西)。

15. 怒人 包括怒子和隸子。

這十五種人的語言雖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下列的三個特點：

1. 一字一音，所謂單音語。
2. 無語尾變化，所謂孤立語。
3. 有平上去入等各聲之別。

這三種特點都是中國語所有的，所以這十五種語言都與中國語有關係。合在一處爲震旦語系。

我參照英國人戴維士(Davis)的意見，就各種語言的性質分類如下：

1. 掸人類(Shan)

甲. 擺夷

乙. 民家

2. 緬藏類(Tibeto-Burman)

甲. 蠻人

子. 獠獠

丑. 窩泥

寅. 獠獠

卯. 西番

辰. 喇烏

乙. 緬人

子. 緬甸人

丑. 野人

丙. 藏人

子. 藏人

丑. 怒人

3. 苗獠類

甲. 苗人

乙. 獠人

4. 交趾類

甲. 安南人

乙. 苗人

以上各種人只有安南人，藏人，緬人，擺夷，獯獯和麼些有文字。安南人是借用漢文；緬人，藏人和擺夷都受了佛教的影響，用從梵文變化出來的字母拼音。惟有獯獯和麼些用一種象形文字。兩種語言本來極其相近。麼些有兩種文字：一種狼幼穉——象形的痕跡完全保存。另一種似乎與獯獯文很相近而不相同。

最早研究獯獯文的是在雲南的天主教士維亞爾 Père Vial。他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已經出版了他的 *Les Lolos*，翻譯了獯獯的宇宙源流的神話，而且把獯獯文和法文並列。其後他又著了一部獯獯字典。最近研究獯獯文的是中山大學的楊成志先生。一九三一年他出版了“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還沒有付印。我第一次看見獯獯文是在民國三年。那時我從雲南到四川，經過武定縣的環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書”。書是先用硃墨寫在草紙上的，以後硃字上又蓋了一層黑墨。我屢次請教獯獯的“師傅”，他們都說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們只會讀，不會講。

民國十九年冬天我從四川到了貴州的大定。因為得到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害的消息，沒有心緒再做地質的工作。同時又因為約好了黃汲清先生在大定會齊，不能不在那裏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見我閑居無事，哀悼悽爽，極力勸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纔再着手研究獯獯。一面測量他們的體格，一面搜集他們的書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書”，是內地會教士斯密特小姐 Schmidt 替我用八元錢買來的。內地會裏有一位獯獯“師傅”，能讀經典，可惜他不通漢文，不能翻譯。其後有人介紹一位羅文筆先生。他已經七十歲。少年時曾經應過縣政。他自己說原來是白夷家(白獯獯)。本不懂獯獯文。五十歲以後信了耶穌教(先在內地會，以後轉入安息會)，想用獯獯文翻譯聖經，纔發憤學起來。他帶了一本“帝王世紀”來給我看。我請他逐字講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歷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謂水西是指烏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權力的土司，最後為吳三桂所滅。書從宇宙開闢講起，到吳三桂攻滅水西為止。羅文筆先生懂得注

音字母。我於是給他約定，請他把他所藏的七部書全數翻譯出來。翻譯的方法是先抄課文爲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譯音爲第二行，然後用漢文逐字對照直譯爲第三行，最後一行乃用漢文譯意。他照我的方法費了三年的功夫纔把七部書譯完，陸續郵寄給我。這就是本書裏面的說文(又名字源流)，帝王世紀(又名人類歷史)，獻酒經，解冤經上卷，解冤經下卷，天路指明和權神經七種。“玄通大書”的譯名也是羅文筆先生定的，但是他說沒有經過師傅，不能翻譯全書。因爲要保存課文真相，只好用羅文筆先生的墨跡石印。又因爲“玄通大書”原來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縮小，所以其他各書不能不以牠爲準，每頁分印上下兩頁或三頁，卷冊未免太大一點。

在大定時又聽說城西南四十里有一塊千歲衝碑，是課漢文合璧的。想找人去搨，全縣竟無人會做這種工作。最後有一位書店的主人自告奮勇去嘗試。等到他回來，張張都是反的！原來他只會印書，不會搨碑。他于是用印書的法子，把墨刷在碑上，所以全印反了！但是從他刷的反印樣本，可以看見碑文的確是課漢文合璧。我一回到貴陽，就托人找搨工專到大定去搨碑。那知道貴陽搨工很少，又因爲在陰歷底年，沒有人再肯出門。最後找到了一位，再三和他商量，允許他先付一半錢做安家費，工錢以外，送他從貴陽到大定往返十天的驢錢，在大定的飯食，紙墨費和鴉片烟，他纔勉強答應前往。他去了一個多月方始回來。那時我已經離開貴陽往廣西去了。等到我五月再回到貴陽，把他的搨本拿來一看，每張都是模糊的！因爲他本來手段不高，天氣又冷，墨容易凍。他從鴉片舖上起來，一脚把從貴陽帶去的黑胭脂盆踢翻了。他沒有法子只好攪水。墨又淡又凍，所以結果如此之壞。我因爲這碑上是有年代的，是課漢文最古的文獻，所以把牠列在卷首。希望有人注意，另搨佳本。我上面已經說過，“夷人做道場用經”是譚錫時先生從川西帶回來。譯文及標題都是原來有的。

課漢文的來歷是一極有興趣而且極重要的問題。我曾請教過課漢的師傅。他毫不游疑的告訴我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右手造的是漢文，所以漢文自右向左；左手造的是夷文，所以夷文自左向右！”東方的象形文字大抵與中國文有

關。如西夏文，如朝鮮字，如日本的假名，都是從漢文化出來的。我們細看裸字典却没有絲毫漢字的痕跡。這是很可注意第一點。裸的經典大抵四個字(有時三個字)一句。文法與俗語不同，所以沒有師傅，不能講解。他們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正如我們的文言與白話。還有許多字單見于文言。例如“人”普通話是 ts'o。但文字裏面有另有一個人字作“𠄎”。羅文筆先生的注音爲之。這兩點都可以暗示我們裸字典是有悠久的歷史的。可惜最古的典籍到如今發見的只有大定的千歲衢碑是明中葉的產物。

關於此點幸而從後漢書的西南夷傳得到一個旁證。西南夷傳在都夷下有白狼王唐叡作的遠夷樂德歌詩三章。漢譯以外又用漢字註明原來的夷音。這是一篇語言學上極有價值的材料，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原文如下：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1. 大漢是治	提官隴構	2. 與天意合	魏冒倫構	3. 吏譯平端	回譯劉辟	4. 不從我來	勞莫支留
5. 聞風向化	微衣陸旅	6. 所見奇異	知唐桑艾	7. 多賜綉布	邪昆堪鋪	8. 甘美酒食	推譯僕遠
9. 昌黎肉飛	拓拓蠶便	10. 屈申悉備	局後仍離	11. 蠻夷貧薄	僕讓龍調	12. 無所報嗣	莫支度由
13. 願主長壽	陽維僧鱗	14. 子孫昌熾	莫稔角存	15. 蠻夷所處	僕讓皮尼	16. 日入之部	且支賤悟
17. 慕義向化	繩動陸旅	18. 歸日出主	路且僕維	19. 聖德深恩	聖德渡諾	20. 與人富厚	魏齒度洗
21. 冬多霜雪	綜邪流霽	22. 夏多和雨	花邪尋螺	23. 寒溫時適	載滑讀滿	24. 鄙人多有	齒補邪推
25. 涉危歷險	辟危歸險	26. 不遠萬里	莫受萬柳	27. 去俗歸德	術疊附德	28. 心歸慈母	仍路拳模
29. 荒服之外	荒服之儀	30. 土地墾墾	鞏籍構構	31. 食肉衣皮	匪蘇邪黎	32. 不見鹽穀	莫錫蟲沐
33. 吏譯傳風	回譯傳微	34. 大漢安樂	是漢夜拒	35. 攜負歸仁	縱優路仁	36. 觸冒險陝	雷折險祖
37. 高山歧峻	倫狼窳轄	38. 緣崖鑿石	扶路側祿	39. 木薄發家	息落服誦	40. 百宿到洛	理譯莫維
41. 父子同賜	捕齒齒毘	42. 懷抱匹帛	懷憂匹漏	43. 傳告種人	傳言呼敦	44. 長順臣僕	陵陽臣僕

我民國九年根據維亞爾的 Les Lolos (那時我還沒有他所著的裸字典)和雲南通志所載的蠻語發見白狼文與裸字典有近二十個相同的字，就大胆的認爲白狼文是裸字典的前身。以後楊成志先生和王靜如先生也都有此說。王靜如先生用西夏文比較尤其詳細。現在我再用維亞爾的字典來對照得到相同的字如下——

漢	白狼	裸
天	冒	mou
不	莫	ma
來	留	li

賜	毗	bi
孫	穉	slileza
日	且	tehe
出	陳	dou
雪	藩	va
部	補	po
萬	萬	va
母	摸	ma
食	阻	dza
鹽	轟	ts'a
穀	沐	Chema
安樂	夜拒	k'ai teho
石	祿	lou
木	息	se
到	髭	teh'e
父	捕	ba
子	葢	za
人	敕	ts'o

以上單據維亞爾神父一種方言字典白狼文與獮獮文相同的已經有二十餘字之多。假如我們拿蠻人各種語言來比較，相同的當然更多。例如“人”字白狼文在第四十二句作“敕”與維亞爾字典相合。此外如第二十句，二十四句“人”字白狼文爲“菌”，與羅文筆先生的之相近。第三十一句“肉”字白狼文作“蘇”，與維亞爾字典不合。但是據雲南通志麼些語肉爲“施”，又與“蘇”相近。我們做這種比較要記得：（一）白狼歌是用漢字注音。後漢時這種字究竟作何讀法我們已不能知道。（二）現存的獮獮經典已經與俗語不同。白狼文是二千年前的古文，當然不能與現代俗語符合。（三）我們的字典是一種方音(Gni)字典，不能代表蠻文的全體。所以我們有上列的結果已經可以說是出乎意外的了。縱然我們不敢說白狼文完全是獮獮文，我們相信白狼文至少是蠻文的一種——凡是廣義的蠻文，天都作mao或mou，否定詞都作ma，部落都作pu或是po。差不多沒有例外的。又四個字一句也是蠻文的特色。

現在的猓語稱漢人的 Shapo。Po 就是“部”字。Sha 我疑惑就是“諸夏”的夏字。白狼歌第一句譯“大漢”爲“提官”。第三十四句爲“是漢”。這明明是借用漢音。用漢字註白狼音的人很不小心；往往同爲一音而註音的漢字不同。從上面所舉的例足見在漢時是，提與大同音，漢與官同音。第六句“所見”譯爲“知唐”，第十二句“無所”譯爲“莫支”，第三十二句“不見”譯爲“莫碣”足見漢時與支同音，唐與碣同音。“歸”字在二十八句和第三十五句都譯做“路”，而第二十七句却譯做“附”。在漢時附與路或者也是同音。又“部”字第十六句譯做“悟”，第二十四句譯做“補”。補與悟或者也是同音。其他如第四句“不從”譯爲“旁莫”。否定詞放在動詞的後面。第二十四句“部人”譯爲“爾補”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後面。都足以爲文法的參攷。

當日白狼語是否寫成文字，或者僅是口譯，當然也不無問題。照後漢書講白狼王“作詩三章”經邛來大山來歸；郡椽田恭“譯其辭語”似乎已寫成文字。而且白狼歌裏面借用的漢語很多；例如繪布白狼爲繼繡，聖德爲聖德，荒服爲荒服，譯傳爲譯傳，臣僕爲臣僕之類。如果沒有寫成文字，很不容易借用這種漢文的文言的。

我們可以假設白狼文是已經寫下來的文字，是猓文的的前身。猓原來大概是從西北來的。華陽國志稱他們爲青羌。足見他與羌人相近。他們的文化至今還保存游牧的遺俗；如住在山坡，不耕水田，畜羊披氈等等。最近伯希和先生們以爲猓語與西夏文最近，更足以證明西北是猓的老家。他們的字根本與漢文同源，但是極早就與漢人隔絕，所以看不出牠們的直接關係。將來猓文的研究進步，不但可以發見語言上的關係(如否定詞爲 ma，部落爲 pu 猓漢文至今相同)而且或者還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

最後我還要謝謝傅孟真先生允許我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義發表這種粗疏的材料。

丁文江 二四·八·十六。

目 次

1. 千歲衢碑記
2. 說文(宇宙源流)
3. 帝王世紀(人類歷史)
4. 獻酒經
5. 解冤經上卷
6. 解冤經下卷
7. 天路指明
8. 權神經
9. 夷人做道場用經
10. 玄通大書
11. 武定羅婆夷占吉凶書

福壽

新修千歲衢碑記

三原縣碑記

地名所來已久，自入共雨之路曲折如羊腸，

人祖見而觀之，趨出已財，無石餘，高者幾在頂，

取人多，後遂高處，危乎傾，凌華初共，六月，

已不生，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披靡，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制，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原书空白页

衢
禪
記

新
修
千
歲

福
壽

秀石面... 平嶺... 取大石場

幾軒公祖見而憫之遂出已財五百餘兩

者甚苦我

年馮... 遂梯... 閣棧道險不知此行

地名衙寨... 西... 具... 共由... 路曲... 折如

... 天... 飛

... 撰文... 梓... 卒

... 歲... 記

前後後之謀。身仁讓矣。奇功厥聞。子
無管絃歌舞之樂。大冢之幹。藍百濟。具。只有光
止於。上。敬賢。樂。善。無。物。玩。大。之。好。節。用。愛。民
歲。千。歲。因。改。名。為。齊。戴。符。公。之。可。絕。者。不
是。日。校。授。之。勞。相。對。仰。天。惟。祈。公。壽。但。云。千
年。因。月。之。丑。垣。若。大。道。真。命。自。往。來。之。校。免
奇。工。之。於。嘉。靖。乙。酉。歲。七。月。壬。午。告。成。於。次
修整。高。處。亦。平。低。處。整。切。共。六。百。一。十。五。有